杨绛文集

第一卷·小说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柯岩文集

KEYANWENJI 第一卷?小说

作者简介

ZUOZHEJIANJIE

柯岩，当代著名诗人、作家。1949 年开始专业创作，已出版著作 50 余部。主要有：诗集《“小迷糊”阿姨》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》《春天的消息》；报告文学集《奇异的书简》《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》《癌症≠死亡》；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《他乡明月》《红蜻蜓》等。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，既豪放壮阔，又清新明丽，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深受广大读者欢?，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，多部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及西班牙等文字。

历任中国作家?会书记处书记、主席团委员，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。曾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、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、妇女先进工作者。系第八届、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目录
Contents

寻找回来的世界
一
二
三
四
五
六
七
八
九
十
十一
十二
十三
十四
十五
十六
十七
十八
十九
二十
二十一
二十二
二十三
二十四
二十五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二十六
二十七
二十八
二十九
三十
三十一
三十二
有关报道及文章摘选
文学之窗
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令人不时掩卷沉思
失落与追求
迟开的花朵——关于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
青春依旧，不改初衷——在工读教育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
1996·在柯岩文学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
我心中的柯岩老师

寻找回来的世界

一

于倩倩其实并不美。她完全缺少小说或电影里所描写的那种云鬓如雾、面似桃花之类的条件，但大家都说她漂亮。也许是由于她匀称的身段，也许是由于她优雅的举止，不知为什么，连路遇的人都往往要回头再打量她几眼。特别是当她笑起来的时候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，常常使望着她的人舍不得移开眼睛，感到衷心的喜悦，甚至情不自禁地跟着她笑起来。

最早发现她这个特点的，是她那颇有点文学气质的父亲。“巧笑倩兮，巧笑倩兮！”他连声地赞叹。于是，她有了这个名字——倩倩。

妈妈坚决不同意。妈妈是做组织工作的，习惯于处处考虑政治影响。刚刚胜利，进入大城市，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影响。别人的孩子取名都是胜利、土改、建国、建设??你却取个什么倩倩，这不是没事找事么？但爸爸坚持。连倩倩自己也顿着脚嚷：“就叫倩倩！就叫倩倩嘛！”先是哭，后是笑，笑得妈妈也心软了——妈妈从来对哭的孩子是严厉的。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。倩倩?历了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所有青年?历过的各种风浪，生活在她身上同样打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她学会了颦眉、叹息、愤?，有时甚至是哀怨、泪下如雨??同时，却依然善笑如故。

但此刻，倩倩没有笑，而是紧紧地皱着眉头，在凛冽的寒风里冻得跺着脚，嘴里喷出一团团的白气，眼睫毛和双眉上都挂着冰屑。雪花大片大片地降落着。天还没有亮。在北国严冬的黑暗里，她那条鲜红的头巾在茫茫白雪中，就像一束抖动的火焰。

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底，在北方一个大城市郊区的一个长途汽车站，倩倩在等人。

倩倩在等人。她已?等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先是微笑着等，然后焦灼地等，现在简直是愤?地等了。但她仍然没有放弃希望，他是应该来的。

他是应该来的。倩倩今天不是平常出门，倩倩这是在走向新的世界，去从事伟大的事业，去战斗！而且，他明明知道，在倩倩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，踏上她人生重要转折关头时，她是多么需要他。他会来的。

他会来的，虽然他生她的气。半个月前，他们吵了一大架。哦，吵得多么厉害呀！把千挑万选买回来的一套茶具，也摔得粉碎了。倩倩不由得眉头越皱越紧了。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那天，是冬日里少有的一个暖和的晴天，她从教育局兴冲冲地回家。他正在她的房间里等她。

“批准了！哦，终于批准了！”她连笑带?，嚷得窗外枯树上几只正在光秃秃树枝上梳理羽毛的小鸟一颤，都扑??地飞走了。

他却一动没动，只是把手里的烟掐灭了，死死地往烟灰缸里捻。捻，捻，明明一点火星都没有了，还在使劲儿地捻，捻得手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。

一场风暴又要来临了，倩倩想。她忽然觉得那样疲倦，但还得打起精神去安慰他。而又有什么需要安慰的呢？又不是生离死别，只不过是调换一个工作。只不过是从城里调到郊区。只不过是她响应了号召，按照常人看来，是做出了一点牺牲??其实，牺牲还没有开始，只不过是刚刚下了个做出点牺牲的决心，阻力就这么大，生活就这么难。而使她为难的恰恰不是别人，却是他。她一直以为最了解她、最爱她、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终生和她联结在一起的他。

他们已?吵了多少次啊，简直是无法计算。于是，倩倩把已到嘴边的成串的话又咽了回去，执拗地沉默了。

她没想到，两粒豆大的泪珠从他眼里迸落了出来。倩倩慌乱了。她从来没有见他哭过，而现在，泪珠一颗接一颗地滚落了下来。不，不是流，而是一颗一颗地往外蹦。

她忽然觉得是那么的对不住他，于是慌忙走过去，挨着他坐下说："又不远，才一百多里路。我专门打听过了，每个星期都可以回来的。"

他仍然一声不吭。她看得出来他用了多么大的力量在抑制自己。

"咱们照样可以结婚。"她嗫嚅着说，"我?想等我工作熟悉一些??所以提出婚期往后推半年??如果你不同意，那??"那什么呢？如期进行吗？那对陌生的工作显然会有影响的。她怎么会说出了这样的话呢？她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她的话儿戛然断了句。

她为难地笑了笑，怕他会抓住这句话，接着恳求她，于是，心慌意乱地在心里重新排列说服他的理由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用手在脸上抹了两把，鼻涕眼泪抹了满脸。倩倩掏出手绢，刚要给他擦脸，他却一把夺过扔在地上，用脚连踩几下，干?着说：

"问题不在一年半年。而是，而是，我这才了解我在你眼里的价值，?来还不如一帮流氓。"

"你明明知道那不是流氓，是学生。"

"学生，那为什么会被学校开除？"

"你明明知道那是由于'四人帮'的毒害，他们沾染了一些恶习??"

"铸就了的废铁，出了窑的烂砖。"

"他们不是废铁，不是烂砖，是人。人，人！"

于是，一切又都从头开始。她向他反复解释再教育事业的必要性，说重新恢复的工读学校多么需要教师，说自己已?熄灭的理想之火重新复燃是多么不容易。而他，却无论如何不愿意理解，只是说她不爱他，不尊重他。

但这次，似乎他下了决心不再和她纠缠了，他根本不容她再讲下去。“够了，幻想家，足够了！”他是那样恶狠狠地嚷着，“只有你这样的傻瓜，才会相信那些?人的鬼话。”

她愣住了。为了她主动要求调工读学校的事，他们争过、吵过。在等待批准的两个多月中，他们不知闹过多少回，但这样直接攻击她的事业心，践踏她的理想的话，却是第一次从他嘴里说出来。

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摔茶具的呢？倩倩现在努力回想。是在这之前，还是之后呢？是他先摔的，还是她呢？想不起来了，脑子里混沌一片，只记得他一只她一只地使劲儿往地上摔。他摔完她用脚跺，她摔完他用脚踝。好像他们的不和全是这套茶具的罪过，不把它踝成齑粉，就无法解决问题似的。

想到这儿，倩倩忍不住又笑了起来。这就是倩倩。她常常能在令人十分气愤和十分伤心的事物中，同时发现一些令人发笑的因素。这次，也是这样。当茶具越摔越响，越飞越高，最后倩倩的一只差点飞到穿衣镜上时，两人都吃了一惊，同时停下手来。倩倩手里紧握着最后一只茶±，他呢，却蹲在地上，用手指抚摸那碎片上的花瓣，脸上分明流露出十分痛惜的神色。当时，倩倩就笑了起来。而他，则十分愤?，带着一副被侮辱的样子，狠狠地盯了倩倩一眼，甩手走了出去。

真是的，当时怎么会笑的呢？倩倩现在也不无歉意地想。当然，倩倩不大爱这套茶具，那大朵大朵的紫花印在宝蓝的底子上过于强烈，多少有点俗气。她比较中意另外一套，浅黄色的碎花印在咖啡色的底子上，但他喜欢。他说结婚嘛，要的就是个喜庆，她依了他。在这些问题上，她多半是依从他的。“身外之物”嘛，她爸爸常说。于是她从小就学会了在所有的“身外之物”上给自己急转弯。不就是一套茶具么？总会打碎的，打碎以后再买自己喜欢的好了。当然，她没有想到它会碎得那么快??

而现在，她之所以还笑得出来的?因是：他们终于和好了。不同于以前，这次和好得很缓慢。她的妈妈，他的双亲都出来做了工作，

但毕竟是和好了。他昨天还来帮她收拾了东西，并答应了今早来送她。他会来的。

他会来的。她和他相识了八年，好了两年。以前每次争吵，都是他主动讲和的。这三个月，不同了些，多半是倩倩先去找他。有什么办法，?让她“异想天开”地想要去工读学校工作呢？“异想天开”吗？倩倩不知道，这是他说的。但她是那样被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所吸引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她有什么不肯做的呢？她不但开了去找他的先例，而为了这次争吵，她整整晚了两个星期去报到。多么大的牺牲呵！难道来送送她还不是应该的吗？何况他自己亲口答应了的。

然而他竟没有来。　　天一点点地亮起来了。倩倩急不可待地一次次地看表。离开车还有半小时，也许他路上出了什么事！那她可真太对不住他了。不，不会的，他从来不是那种莽撞的人。还有二十分钟了，也许他昨夜没有睡好，没醒过来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只剩最后十分钟了，该来的人都来到了。最后的几个学生也来了。他们看起来多么老实啊，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样子。他们为什么也晚了两个星期呢？都是些什么?因呢？倩倩好奇地、却又极力装作老练地打量着他们。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，两分钟了，一分钟了??倩倩最后看了一下表，毅然地踏上了车的踏梯。

“倩倩，倩倩??”倩倩惊喜地回过头去。哦，?来是妈妈。她气?吁吁地跑来，边上搀扶着她的却显然不是他。

几乎来不及说话，车就开了。倩倩突然觉得想哭，妈妈呀妈妈，明明说好不来送的。她手里什么也没有拿，该说的话早就说尽了，该叮咛的也叮咛过一千遍了呀。倩倩最后一次向妈妈招手，妈妈没有招手，她的手紧紧地掩着眼睛，看见倩倩回头，立即装作是用手遮在前额挡住初升的耀眼的阳光的样子。在白皑皑的雪地上，她的旧黑大衣显得特别的黑，黑得那样古怪而沉重，显得那样孤零零的。妈妈的神情也显得那样古怪而沉重，那样孤零零的。倩倩一下子明白了：妈妈赶来，是因为知道他没有来。那么说，他是故意不来的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哦，他竟故意地没有来。哼！妈妈一定还去找过他，劝过他，甚至，求过他。妈妈呀妈妈，你这真是何苦呢！

他终于没有来。

妈妈沉重的、孤零零的，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使倩倩一下子想起十年前妈妈送她下乡插队的时刻。那时，她却一点想哭的意思也没有。她只是挥舞着头巾，高兴地唱歌来着。

现在也唱歌吗？倩倩不由得苦笑了一下。现在可不行，这是公共汽车，旁边还有学生。想起学生，倩倩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。这才看见学生旁边?来还有一个高个儿的中年男教师。他不停地照料着这几个迟到的学生。哦，难怪他们这样老实。人家早就在工作了，而我??倩倩抱歉地对他笑笑。他只冷?地点了点头，好像老大不高兴似的。为什么呢？就为我一开始就请了两星期事假吗？那未免有点太不近人情了。人家是自愿报名的。你知道人家多难呵！倩倩刚撅起嘴，忽然想到，也许，这位老师根本不认识她呢。可不，她看他眼熟，那不过因为他是那样普普通通的一个男人，每天在公共汽车上都能见到成千上万。她知道他是工读学校的教师，那是因为他和学生在一起。哎，真是的，倩倩不由得又有点想笑，她认错人的时候还少吗？

倩倩重又细细地打量起他身边的学生们，哦，他们的样子可真不好看啊！倩倩不觉往后闪避了一下，可马上又坐直了。哦，我去，不就是为了使他们改变么？他们会变得好看起来的。她心里突然涌起那样一种幸福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地挺起了胸。是的，孩子们，我是为了你们来的。我没有错，我用不着对?有抱愧的感觉。这样想着，心里倒对自己这两三个月来老有一种抱愧的感觉十分奇怪了。真是的，怎么会的呢？于是，她真的由衷地笑了起来。

窗外，雪花仍在成团地飞舞。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，它们不再是那样雪白了，仍然那样晶莹，却又染上??的色彩，似蓝，似粉，似紫，似黄，是那样缤纷，那样?雅，却又那样辉煌。这和我那即将开始的

生活一样吧？倩倩想。她的眉头不知不觉地伸展开来，笑意越来越浓，脸上竟浮起来两个深深的笑靥。

二

其实，倩倩的直觉并没有欺?她，那个男人是对她老大不高兴。只是她弯儿转得太快，把他当成公共汽车上天天看见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男人了。

他对她不高兴，是因为他们确实见过面。在决定她命运的那次谈话时，他是招选小组的成员之一，就坐在桌子后面。当然，主要人物是两位副校长，但她的眼光不止一次地从他脸上掠过，是应该认识的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今天一见面，他就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的缘故。

“来啦？”他说，“行李重吗？”他接过她的行李，给她放在了车上。可她只视而不见地松开了两手，根本没注意拿走她行李的是?。

至于吗？他来了气，这么失魂落魄的，不就调换个工作吗？

他对她不高兴，还因为他根本就不同意要她。他叫黄树林，是工读学校的教导主任。是的，在挑选新教师时，是他最先看的她的档案。档案里干干净净，没得说的。出生，上学，入队，入团，下乡，插队。老三届高中毕业生，现在是正式中学教师，而且是主动报名的。他很满意，向两位副校长作了汇报，于是才有了那次的谈话。

可是，谈话还没有开始，她刚从门外走进来，他就后悔了。

她显得那样年轻，穿着浅黄色的罩衣，短短的运动头，发梢自然地弯曲着，俏皮地遮住一点额头。见鬼，档案上不明明地写着一九五一年出生吗？这哪儿像二十八岁的样子？！她还那样笑着，微微侧着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两个酒窝浅浅地浮在面颊上。往大里看，像个潇洒的大学生；往小里看呢，说是个高中生也有人信。该死，一说话还脸红呢。

“你为什么报名上工读学校任教呢？”吴副校长问。

“因为，因为??”倩倩侧着脸想了想，静静地笑了笑，“因为我愿意。”

这叫什么话？！倩倩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太孩子气，脸又红了。她把左手交到右手里，紧紧握着，突然又抬起头来说：“我从小向往??我一直向往过一种热烈而又诗意的生活。我曾?想过长大了当个??作家，又想过当歌唱家??”看着黄树林愕然的眼光，她立即顿住口，赶忙说，“后来，我上过山下过乡，当过红卫兵??”她的脸上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很难过的样子。

黄树林简直有点生气了，想起自己看档案时，“上山下乡”，是对他起了作用的，他可完全没有想到她是这样一副未曾?过“锻炼”的、天真烂漫的样子。她档案上的照片可是老气横秋的，比她　　本人严肃得多。

“我爸爸是个桥梁工程师。他从小教我??我从他那儿懂得了建筑是一种伟大的美??我妈妈一直做党的工作，她从小教我：人，要有理想??”她还在期期艾艾地说着。

“别说爸爸妈妈，说你自己。”薛副校长微微一笑，打断了她的话，“你知道，到工读学校的教师，每人有二十块钱的特殊工种补贴么？”

倩倩愣住了。她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。她挺起胸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也??也不想知道。”

吴副校长不动声色。黄树林厌恶地皱起了眉头，这叫什么问题，简直是侮辱人！但他对倩倩也不满意，怎么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？在她说到她的爸爸妈妈时，他的心动了一下，他觉得她是真诚的，她只是不知道怎样表达。可她说她完全不知道津贴费这件事，又使他觉得她也许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天真。如果说?来他对她的不满只是她的娇柔的话，那么现在他却认为她多少有点做作了。至于吗？何必还那样挺起胸来！还是容易冲动呢！他想起自己年轻时，由于爱冲动的毛病，给教育工作带来的种种损失，不想要她的砝码又加重了几分。

谈话已?有点发僵了，他还没想好该怎样转换气氛，吴副校长已?收场了。

“嗯，咱们今天这是头一回见面，都有点拘束。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，不知该从哪儿说起，”他响亮地打着哈哈，“一回生，二回熟嘛！以后说话的机会多得很呢。是不是呀？呵哈哈哈哈。怎么样，薛校长，您要再没什么了，今天，就先到这儿吧。”

黄树林看出来，薛人凤明明还有话，她的嘴唇嚅动着，可吴副校长没容她张嘴的工夫，就那么稀里呼噜，打着哈哈，一阵风似的把她卷了出去。

后来在领导小组交换意见时，黄树林首先明确地表了态：不要！

薛人凤故作惊讶地张大了嘴：“哟，黄主任，初选不是您推荐的吗？”

“那时我还没见过本人。”黄树林闷闷地说。

薛人凤高兴地笑了起来。她人又矮又胖，声音却高亢而尖利：“我同意黄主任的意见，不要！我本来还寻思，不知该怎么说服您呢。”

“也得说说为什么吧。”吴副校长说。

“那还用说！花朵儿似的，当演员合适，”薛人凤薄薄的嘴唇一撇，“到工读当老师呀，没门儿。”

“这不叫理由吧，”吴副校长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人的一切都要美：衣服、容貌、心灵、思想。契?夫是这么说的不是，我没记错吧？”

他赶紧加上了注脚，因为他看见薛副校长的眉毛已?吊了起来，他怕她又对他开展“拦腰大批判”。这样腰斩会议的事，在他和她共事的几个月中已屡见不鲜，开头真是把他打得晕头转向，如今他已颇有了点?验，于是他也就有了点办法。他急于把会议开完，底下还有一大摊子事等着他办呢。

他知道这位薛副校长准不知道契?夫是?。只要他理直气壮地说明出处，她就会以为契?夫是位革命家或教育权威，从而避免一场风波。

因为吴副校长的机智，会场上的人不由得都浮起了一丝掩饰着的笑意。果然，薛人凤咽了一口唾?，连同咽回去了一句不知什么话，光抛出了一个?长了的“哟”字。

“哟——还美呢！咱们这儿可是工读，学生都狼似的。”看见别人都板着脸，她的笑声停在了半空，“这话是有点粗，可是真理。”看看这话也没得到预期的效果，她突然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可能作风也不怎么正派，正闹恋爱纠纷呢！”

满座的人都为之一惊。黄树林和吴副校长对看了一眼说：“薛校长，这种事可不作兴‘可能’，请您谈谈事实吧。”说着就拿出了小本儿，准备记录。

薛人凤这么来那么去地把倩倩和她爱人打架的事，添枝加叶地说了一遍。大家不由得同时松了一口气。黄树林使劲儿地把本子往抽屉里一塞。

只有吴副校长没事人儿似的问道：“就这？要就这，那可算不了什么作风不正派，也算不得恋爱纠纷。这是正常的矛盾嘛！说真格儿的，咱们这些人来，?家没有一个半个?后腿的？?不是冲破了重重的阻力的呢？”说到这里，他有些激动，仰天打了个哈哈道：“除非??除非真是商量好了奔那二十块钱津贴来的。”

他这话?是冲薛人凤去的，可话一出口，怕伤了众人，赶忙收篷说：“我这可不是有所指啊，大伙都知道，我这人就好打个哈哈。”

薛人凤是见了坡就下驴，“?也不会那么多心，都一个锅里搅马勺这么些日子了，?还不知道?呀！”她又正色说，“还有，我看她对工读也没什么认识，又是诗呀，又是唱呀的。这可是工读，还诗呢，臭狗屎吧！”

“我倒不这么看，”吴副校长仍然不动声色地说，“我觉得这女孩子倒挺真诚的。她一时想说的太多，有点说乱了是真的。但总的意思，我看还是可以懂得嘛！她说她小时候曾想当作家、歌唱家，这和说她爸爸妈妈从小教给她追求伟大的美是一致的吧？她没说下去，因

为这个梦破灭了。她说她上过山，下过乡，是怕我们不要她，想告诉我们她是?过锻炼的，能吃苦的。至于说她当过红卫兵等等，也无非是想说她是真正追求过理想，想为革命献身的吧！她没说下去，因为这个梦也破碎了，是不是呢？”

“叫您这么一填充，句子倒是完整了。”薛人凤忽然也转了一句文，“可咱们满世界找，不是要找做梦的，是要找能管住学生的。对不对？”

“人有时是要有些幻想的。”吴副校长沉思地说，“何况她的这些梦代表着整整一代年轻人呢。许多人幻想破灭，从此沉沦下去。能有这么一些继续追求，并准备用自己的行动实现自己幻想的青年，我看是好事。我们不但不该嘲笑他们，还该给他们创造条件，使他们真正成长起来。这些青年是我们的希望所在。我们又是自命的教育家，不是么？”

他用眼轮流地扫了一遍在场的人们，又接下去补充说：“不错，她的外表是娇气了些，可她能把工读事业和理想、和诗意、和美结合起来，我看就很不简单。何况，她不仅仅是在做梦，她是要把这梦想变成现实。她这不是来了么？”他转脸对着薛副校长说，“按您最新的情报，您可真是我们的情报专家呀，要不说我们怎么缺不了您呢？”他打了个哈哈，又正色说，“她来了，还是和爱人吵着闹着，推迟了婚期来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在她娇弱的外表下，还有着某些坚韧的东西。所以，我看是棵好苗子。我说呀，咱们该要她。”

领导小组一共五个人，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，有一个派出所代表老张，还有一个教务处副主任，主管生活的，名叫寇文章。

老张首先表了态：“我看吴副校长说得在理。我同意要。”

寇文章的话很短：“同意。”

黄树林沉默着迟迟没有说话。他的思想在激烈斗争着。他讨厌薛人凤，但她说的倩倩正在闹恋爱纠纷这句话对他起了作用。他对今天青年人谈恋爱是深有所知的，虽然并不理解。至于吗？好起来黏成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